



插图 付业兴

1996年,我独自背上行囊,从南京到北京读大学。大二那年的元旦,有个小酒吧举办一场小型的摇滚演唱会。也就是在那次演唱会上,我认识了小枫。他是那次演唱会的吉他手。

演唱会结束之后,我没有地方去,就没有和大家一样匆匆离开,而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。突然,一个男孩走过来跟我说:“你怎么还没走?”我一愣,说:“忘了。”他哈哈一笑说:“你一个人吗?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就这样,我们认识了。只是,猜得到开头,却猜不到结局。

我们在众目睽睽下秀恩爱

小枫长得高大、干净、帅气、有文艺气质。我对他是一见钟情。

他比我大三岁,也是南京人。大学毕业后,就来北京闯荡,成了北漂。也许因为是老乡的缘故,我们之间完全没有距离。那天演唱会结束后,走在路上,我们一直聊着天。

我喜欢摇滚喜欢许巍,他也喜欢。那时许巍还没有唱《蓝莲花》,他还是给田震那首《执著》作词作曲的许巍。我喜欢冬天吃冰激凌,他也喜欢。甚至,我说我吃鸡蛋不吃蛋黄,他问:“那你吃小笼包是不是只吃皮?”我说你怎么知道?他笑:“因为我也吃啊。”

本来回学校是很远的一段距离,可是那天时间过得特别快,尽管我们故意在马路上走得很慢很慢。

从那以后,小枫经常会来找我。一个月后,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偌大的城市,我孤身一人,没有朋友,也没有亲人。只有小枫,真正的对我好。

和一个吉他手谈恋爱,其实是一件有些拉风的事。同学们知道我爱上了一个玩音乐的文艺男青年,闹着要我带他们去酒吧玩。也许认识我之前,小枫还是偏高冷的,但是因为我,他变得温暖了很多,热情招呼我的朋友们,请他们喝酒。知道我带大家来看他表演,他也会配合地卖力演出。

他在台上潇洒的模样,让我太崇拜了。我放肆地蹦跳着,高喊着他的名字。我们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秀着恩爱。

为了他的音乐梦想 我陪他留在北京

在我读大学期间,我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定。有同学暗示我,感情到了毕业才见分晓,但

不顾一切爱上你 让我伤悲 让我心碎

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

大学毕业前夕,父母在家乡为我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,稳定又有编制,我问小枫:“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回南京?”小枫摇摇头:“我想留在北京,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留下来。”

其实我们一直回避聊这个话题,但我早料到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我知道,他想留在北京实现他的音乐梦想,所以我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。

父母知道了我的决定,专程跑到北京来。他们一直知道小枫,也从来对我的感情没有干涉,但是这一次,他们坐不住了。

就在小枫的酒吧里,我们四个人有了一次长谈。坦白说,我的父母非常通情达理,他们没有责怪我拒绝回南京,也没有想要拆散我们。只是一直在问我,你们将来有什么打算?他们说的道理我都懂,回南京多好,双方父母都在身边,彼此有个照应。工作稳定,吃喝不愁。还能风光光操办一个婚礼。

但是,那个年纪的我,觉得那样的生活太过平庸。我愿意陪着小枫去闯荡,我觉得这才是爱情。柴米油盐会磨灭小枫的梦想。

父母拗不过他们的宝贝女儿,丢下两万块钱,离开了北京。

我们像打了鸡血一般 昂扬地活着

2000年年底,我和小枫结婚了。小枫搬出了原来和乐队朋友们一起租的房子,重新租了一个城北30平米的小房子,我们俩蜗居在一起。

婚礼就在酒吧里面举行,请的人不多,就是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,大家欢聚在一起,唱着跳着。这才是我要的婚礼,比豪华大酒店里司仪说着千篇一律的主持词要生动得多。

在婚礼上,小枫演唱了一首《执著》,那是我们第一次聊天聊到许巍时所谈起的歌。“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,注定现在暂时漂泊,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,对未来的执著……”那一刻,我泪流满面。我知道,他想超越平凡;我也知道,现在只是暂时漂泊;我更知道,他对未来的执著。那一刻,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,所有的一切都值得。

和所有北漂的人一样,我们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很苦,但是两个人都像打了鸡血一般,昂扬地活着。

小枫每天去酒吧演出,回家很晚,我的工作朝九晚五,所以都会做好晚饭等他回来,哪怕深更半夜了也会跟他一起吃“晚饭”。因为这是我们一天中唯一能一起吃的一顿饭,所以我愿意付出这样的辛苦。有时候小枫心疼我,他下了班,我们会约着一起吃烧烤去。

我相信小枫真的是一个有音乐才华的人,他一定会成功的,一定会让我过上好日子。

2005年,我们有了孩子。

他责怪我买房 让他变成了赚钱的机器

因为孩子的降临,我父母见不得我们继续“漂泊”,汇了钱来,让我们交首付买一套房子。

也正是从买房开始,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。每月的房贷我们要自己承担。我们买房前就进行了分工,小枫的工资还贷,我的工资负责日常开支。每个月月底,小枫都会把钱交给我。收入高的时候,他会开心地拍在桌上,开玩笑说:“老板给你发钱了。”

我总和他说,不用全部给我,你留一点。但是小枫说,他不要。只让我给他发一些零花钱。

可是,我渐渐发现,他每月交上来的钱越来越少。那个酒吧关门了,找他演出的人也越来越少。甚至有整整一个月,小枫没有演出收入。他也开始变得郁郁寡欢,不再有之前那么昂扬的斗志了。

在婚礼上,小枫演唱了一首《执著》,那是我们第一次聊天聊到许巍时所谈起的歌。『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,注定现在暂时漂泊,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,对未来的执著……』

我们每天靠吃泡面过日子。日子变得拮据,我拼命工作,每天加班。幸亏我父母到北京来,帮我带孩子。

和我父母共处一个屋檐下,小枫的话越来越少。他将我父母的到来,视为监督。我们有了第一次争吵。他责怪我买房,就是因为买了房,把他变成了赚钱的机器。他说,租房子怎么了?起码心是自由的,而现在,张口闭口谈的都是钱,他说,他没有资格再去谈梦想了。

他就这样越来越沮丧,很快就变成了彻底的堕落。酒吧的工作时间是晚上,可是他白天从来不在家带孩子,就是一个人出去游荡。

孩子慢慢长大了,但是我和小枫的感情却越来越淡。我知道出了问题,可是我根本无暇顾及。要管孩子的吃喝,要管孩子的教育,我成了别人眼里的超人妈妈。但是庆幸的是,孩子非常懂事,他知道我的辛劳。他老问爸爸去哪儿了,我说:“爸爸出差了。”

把房子和孩子给他 他才同意离婚

我和小枫之间积聚已久的问题终于爆发了。我没有想到,这么狗血的事件会发生在我身上。

那天,我翻他的手机,发现了他跟其他女人的短信,隐晦又暧昧。我很生气,质问他,这是怎么回事。他说,是女的缠着他,他也没有办法。

我相信小枫真心爱我,他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。我删了那些短信,没有深究。

可是再后来,我不相信他了。接到陌生女人的信息,他一会说是生意伙伴,一会说是逢场作戏,而他已经开始夜不归宿。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差,开始酗酒。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。竟然说要一起开餐馆,还要让我给他投资。

小枫整天缠着我借钱,让我把之前还贷的钱都还给他。他骂骂咧咧,说是我,是这个家,粉碎了他的梦想。有时候甚至把气撒在孩子身上,打骂他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

我只能选择离婚。当我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,心都在痛。但是小枫始终不肯离婚,他不是顾及我们的感情,而是另有谋算。他说,离婚可以,房子、孩子都归他。

自从他在外面胡闹开始,孩子一直是我在养,房贷一直是我在还。他有什么资格来要孩子?又有什么资格来要房子?我实在是痛彻心扉。

小枫甚至还说出了这样的话:“你要追求你的幸福,就必须付出代价。”我欲哭无泪,曾几何时,你就是我的幸福。到如今,我还有什么幸福可言?

我心都死了。但是,事已至此,我决定让步。我和他约谈了一次,说卖了房子,钱一人一半,但是孩子还是跟我生活。没想到,他不同意,还是坚持房子、孩子都归他。

我实在无能为力,最后只想到了诉诸法律的办法。这个案子至今还没有了结。目前,我跟着父母在南京生活。

去年5月,许巍在北京开了演唱会。多年前,我们约定,将来一起去听他唱歌。可是如今,只有我只身一人前往。所有的眼泪都在歌声中释放了出来。

“你看到我在流泪,是否爱你让我伤悲,让我心碎。”同一首《执著》,这一次只能听到伤悲。(完)

倾诉人:
念念

人物:
念念、小枫
均为化名
文中细节已做模糊处理

关键词:
乐队
文青
北漂

记录:
陈凯璇
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

如果你有情感故事想要倾诉请联系我们
邮箱: xinfukan@126.com